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聖伯多祿廣場

2007年5月30

戴都良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，

從今天開始，我們恢復因為巴西一行而中斷的教理講授，繼續介紹古代教會的偉人：對生活於今日的我們來說，他們是我們所相信的基督信仰的導師，和這信仰的歷久常新的見證人。今天我們介紹的是一位非洲人戴都良(Tertulliano)，他於第二世紀末第三世紀初，開始以拉丁文從事基督徒文學的創作。於是從他開始，我們有以拉丁文寫成的神學作品。而他的作品亦留下具決定性的影響，因此對這些作品的價值，是絕對不容低估。戴都良的影響遍及不同領域：從語文、復興古典文化，到從這世界上區別出一個共同的「基督徒精神」，及對社會生活模式的新建議等他都涉及。關於他的出生及逝世日期，我們無從稽核。只知道他於第二世紀末葉，從他的外教徒雙親及不同的老師，在修詞學、哲學、法律和歷史等各方面，接受了一個非常扎實的培育。之後 — 應該因為被殉道基督徒的英勇行為所吸引 — 皈依成為基督徒。197年他開始出版他那些最著名的作品。只可惜他對真理的追求太過個人化，加上無法節制自己的性格 — 他原是個嚴厲的人 — 以致他逐漸脫離與教會的共融，改投進蒙丹派(il Montanismo)的懷抱。縱然如此，由於他的思想的原創性，加上他那犀利的詞鋒做成的效應，令到他在古代基督徒文學界，穩佔著重要的一席。

他的護教作品最為膾炙人口。這些作品顯示出兩個主要意向：首先是反駁外教徒對這新宗教的嚴重指控，其次 — 較具建議性及傳教性 — 採用和當時的文化對話的方式傳遞福音的訊息。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，《護教文 *Apologetico*》，揭發政府方面對教

會的不公義行爲；並就這新宗教與當時的主流哲學思潮的差異，作出解釋及申辯；同時指出聖神面對迫害者的得勝之道，對他們的暴虐行動，祂以殉道者的鮮血、痛苦及忍耐作回應。「無論你們的暴虐行動如何使人驚悸 — 戴都良寫道 — 對我們的團體它們不但一點作用都沒有，反而成為對其他人的一項邀請。你們的鐮刀每揮動一次，我們人數便增添一次：基督徒的血是一粒有效的種子！(*semen est sanguis christianorum!*)」（《護教文 *Apologetico*》50,13）。為了真理而接受的殉道和苦難，最終必能更有效地戰勝專制政權的殘忍和暴力。

然而，有如每一個優秀的護教者所作的，戴都良也同時指出以一般正常方式傳遞基督信仰的本質的需要。為此，他採用推理法來陳明基督信仰的教義內的理性基礎。他從「基督徒的天主」這描述開始，有系統地深入解釋這些教義：「我們所崇拜的天主 — 這位護教者指出 — 是唯一的神」。然後他運用他語言上那些正反及似非而是的特色，繼續陳明：「雖然我們的理性見到祂，祂卻是不可見的；雖然透過恩寵祂無處不在，祂卻是無從觸摸的；雖然人的感覺能想像有祂，祂卻是無法被想像的；因此祂是真的和偉大的」（《同上》17,1-2）。

除此之外，有關天主聖三的教義的發展，戴都良更是完成了極端重要的一步；他給我們留下表達這端奧蹟的適切拉丁文，引進「實體」（«una sostanza»）[有時也譯作「本質」或「本性」]及「三位」（«tre Persone»）這兩個詞彙。他亦以同樣的方式，努力發展表達是天主子又是真人的基督的奧蹟的正確語言。

戴都良也論及聖神，展示聖神的位格性及天主性：「根據祂所許諾的，我們相信，耶穌基督會透過聖父派遣聖神到來，這位聖神是護慰者，是聖化那些相信聖父、聖子及聖神的人的信德的聖化者」（《同上》2,1）。此外，在戴都良的作品中，尚可以讀到眾多論及被他視為「母親」的教會的文章。就算在他轉投蒙丹派後，他一直沒能忘記，教會是我們的信仰及我們的基督徒生活的母親。對基督徒的倫理行為和將來的生命的問題，他亦有談及。另外，為理解當時的基督徒團體有關聖母瑪利亞，感恩祭（聖體），婚配及修和等聖事，和伯多祿的首席權與祈禱等……各方面的態度，戴都良的作品亦至為重要。尤其特別的，是那時正值教難期間，基督徒在當時，就有如一群迷失了的小數民族，戴都良於是鼓勵他們要懷著希望，這希望 — 在他的作品中 — 並非只是一種德行這麼簡單，而是覆蓋著基督徒生活每一個層面的生活方式。由於將來是屬

於天主，所以我們相信將來也屬於我們。如此一來，主的復活被視為是我們將來的復活的基礎，並同時代表著基督徒的信心的首要目標：「因為天人之間的中保耶穌基督是最忠信的，屆時祂會把天主歸還給人，同時把人歸還給天主。那時我們的肉身將會復活起來 — 戴都良斷言地說 — 整個肉身，是的不錯是肉身，而且是整個肉身會完整地復活起來。因此，這肉身現在無論處於何地，它都在天主的保管中」(《論死者的復活 *La risurrezione dei morti*》 63,1)。

從人性的觀點看，毫無疑問地，戴都良的一生可說是一齣悲劇。隨著年歲的增長，他對基督徒的要求也越來越高。他要他們在任何情況下，特別在教難期間，態度都要英勇壯烈。由於他一直堅持自己的強硬立場，對異己者毫不留情地作嚴厲的評擊，以致最終無可避免地使自己陷於孤立。然而無論怎樣，甚至直到今日，不單只關於戴都良的神哲學思想，而是包括他面對政體和外教徒的社會的態度等，仍有很多等待研究的課題。可以見到的是，他始終欠缺了那份幫助他把自己歸入教會，幫助他接受自己的軟弱，幫助他容忍別人和容忍自己，所需要的單純和謙遜。當一個人只看到個人思想的偉大，最終失去的，亦正是這偉大。一位神學家最需要擁有的特質，正是謙遜地與教會站在一起，是接受教會和自己的弱點，因為只有天主是真正的整個是聖的。至於我們，則永遠都需要天主和別人的寬恕。

然而最終可以肯定的是，對於研究初期教會，即當基督徒發現，當福音的訊息面對那時的古典文化傳統時，他們原來是「新文化」的真正主角，的那一段教會歷史，戴都良永遠都是一個有意思的見證人。我們的靈魂「本質上已基督化了： *la nostra anima è «naturaliter cristiana»*」這句名言，也是來自他(《護教文 *Apologetico*》 17,6)。透過這句話，戴都良揭示了存在於真正的人道價值和基督徒價值之間的延續性；還有他另一個啟發自福音的反省，根據這反省「一個基督徒甚至不能憎恨自己的仇人」(參看《護教文 *Apologetico*》 37)。從他這反省，可以推論出，基督徒之所以遵守以「非暴力」作為生活守則的教導，是出於他們所選擇的基督信仰，在他們身上所引發的倫理思想上的改變，而不是因為他們看不到這教導與現實的艱難形勢，包括因為宗教問題引起的議論爭端，的明顯對立。

總括而言，在戴都良的作品中，可以發現無數今日我們仍然在面對的課題。這些課題使到我們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思索，並因而曉得應如何生活和工作。所以，謹在此鼓勵所有信友，透過這個深入的思索，時時都懂得以更具說服力的生活方式，表達我們的「信仰的法則」。關於這法則 — 讓我們再一次引用戴都良的話 — 「根據這法則，我們相信只有一個天主，除了這位世界的造物主外，再沒有別的神：藉著祂那位生於萬事萬物之前的聖言，祂從無中創造了每一樣東西」（《論異端者的規戒》*La prescrizione degli eretici* 13,1）。